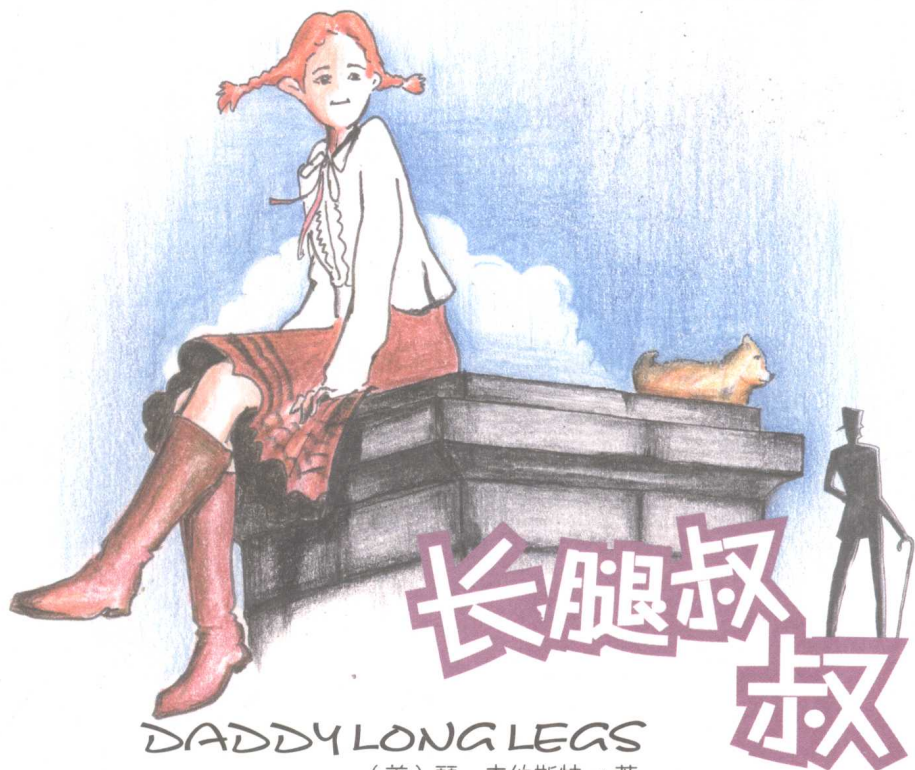




一部历久弥新、百年难得一见的好书
影响孩子成长的经典读物



DADDY LONG LEGS

(美) 琴·韦伯斯特 / 著
小意 /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美) 琴·韦伯斯特 / 著

小意 / 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腿叔叔/(美)琴·韦伯斯特(Webster,J.)著;小意译.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411-2721-2

I. 长… II. ①韦…②小… III. 书信体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08536号

长腿叔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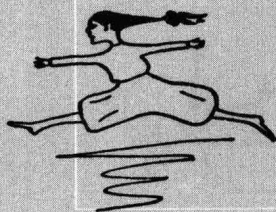
Chang Tu Shi Shu

[美] 琴·韦伯斯特 / 著 小意 / 译

策划组稿	黄立新 胡 焰
责任编辑	朱 兰
封面设计	陈伟明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喻 辉
责任校对	冯 琳等
书 号	ISBN 978-7-5411-2721-2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113千
印 张	5.75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 86259285[发行部] (028) 86259303[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印 刷	成都金星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定 价	12.00元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举报电话:(028)86697071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电话:(028)86259301





“蓝色星期三”

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都是糟糕透顶的日子——充满恐惧等待的一天，鼓足勇气承受的一天，然后再匆匆忙忙忽略过的一天。每一层楼的地板都必须一尘不染，每一把椅子都必须整洁无瑕，床要铺得一丝不皱。九十七个四处乱爬的孤儿要洗得干干净净，梳理整齐，套上刚刚浆洗过的花布衬衫，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礼貌，教他们在同任何一位理事说话时都应回答，“是的，先生。”“不，先生。”

这真的是令人沮丧的时刻，可怜的杰瑞莎·艾博特，最年长的孤儿，不得不承受这种沉重的负担。这个星期三，像以往的任何一个星期三一样，最后拖泥带水地走向了结束。杰瑞莎从为救济院的客人制作三明治的餐具室跑开了，跑到楼上去完成她的日常工作。她特别关心的是第六房，那儿有十一个小孩子，从四岁到七岁，十一张小帆布床排成一队。杰瑞莎用尽了所有力气，拽直他们皱皱巴巴的上衣，擦干净他们的鼻涕，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排成一队朝餐厅走去，在那里，再一起花上快乐的半个小时来吃面包、牛奶和李子布丁。





事情做完之后，她躺倒在靠窗台的椅子上，将涨得发疼的太阳穴抵着冰冷的玻璃。从凌晨五点开始，她就要听从命令站着工作了，神经质的女舍监责骂并且催促着她。李佩特太太在人们背后不是总保持着她面对着理事以及女客听众们时那种华而不实的从容和高贵。杰瑞莎的视线穿过广阔延展开的结着冰的草地望出去，越过标志着救济院界限的高高的铁栅栏，落至被乡间的屋子折出道道如起伏的波浪般的山岭间，到了从光秃秃的树间升起的村落塔尖上。

这一天结束了——非常成功地，据她所知，那些理事和管理委员会成员环游了一圈又一圈，读完了他们的报告，喝完了茶，现在正急匆匆地赶回家享受令人欢欣的炉火，暂时忘记了下个月的令人烦恼的费用。杰瑞莎朝前倚着，好奇地注视——还有一种触摸的渴望——驶出救济院大门的马车、汽车车流，在想象之中，她跟随着第一辆装饰马车，然后又跟着另一辆，到了沿着山脚那些星罗棋布的大房子前。她看见自己穿着皮毛的衣服，戴着装饰有天鹅绒的帽子靠在椅子后背上，对车夫冷淡地咕哝一声“回家”。但是，这幅画面到了她家的门槛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杰瑞莎有一个梦想——李佩特太太告诉她，梦想，如果不小心的话就会惹出麻烦来——但是梦想却不能带着她走过房子的走廊。贫穷的、怀着渴望的、富有冒险精神的小杰瑞莎，在她生活过的十七年间，从来没有进过一间普通的房子，她根本就想象不出那些没有孤儿们烦扰的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杰瑞莎·艾博特，我需要你。到办公室来，我想你最好能快一点！”

托米·狄隆参加了唱诗班，他从上楼梯到下走廊这一路上都在唱歌，当他接近第六房时，歌声越来越高了。杰瑞莎的目光从窗口转了回来，不得不再次面对生活的烦恼。

“谁需要我？”她带着强烈的焦虑打断了托米的吟唱。

“办公室里的李佩特太太，我觉得她是个疯子。阿门。”

托米用拖长的单音吟唱着，他的音调并不是完全怀着恶意的，甚至连心肠最硬的小孤儿也对这个误入歧途的姐姐满怀同情，因为她得鼓足勇气到办公室去面对令人讨厌的舍监。托米喜欢杰瑞莎，虽然她有时会猛力地拽他，洗脸时几乎都快要把他的鼻子拽下来了。

杰瑞莎一言不发地走开了，眉毛上多了两条皱纹。她想知道出了什么错？是三明治不够薄吗？是果仁饼里有壳吗？是不是哪位女客发现苏茜·霍森的长袜上有个洞呢？是不是——哦，可怕！——她的第六房里那些天真无邪的小宝贝们跟客人们顶嘴了？

低矮的长廊上灯还没有点亮，她下楼时，最后一个理事正站在那儿准备离开，敞开的门通向大门，杰瑞莎对这个男人有了飞掠过的一点点印象——完全是有关他的高度的印象，他正在朝一辆停在弯曲的车道上的汽车挥手，车子发动时，有短短的一会儿是朝着杰瑞莎这边开的，耀眼的光芒把他的影子投向了屋里的墙壁上，奇形怪状的影子和拉长的四肢沿着地板奔跑，跑上了走廊





的墙壁，就算在全世界人的眼里，它看上去都像一只长脚蜘蛛（本文的名字长腿叔叔在英文中和此处的长脚蜘蛛为同一个词——译者注）。

杰瑞莎皱着的眉头顿时被欢快的笑声代替了，她天生就有着阳光灿烂的灵魂，总是能抓住每一个最最微小的借口来欢笑。从一个压抑沉重的理事身上得到一些娱悦，简直就是一件不期而至的好事，这个小小的插曲让她在继续到办公室的路上非常高兴，对着李佩特太太展示出她笑逐颜开的表情，真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包括这个舍监如果还不能把这一切精确地描述为笑容的话，至少可以感觉到是和蔼可亲的。她的表情简直就像为客人们准备的笑容看起来一样的欢天喜地。

“坐下，杰瑞莎，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杰瑞莎坐到了最近的椅子上，屏住呼吸等着。一辆汽车闪过窗口，李佩特太太的目光尾随着它。

“你注意到刚走的那位先生了吗？”

“我看见他的后背了。”

“他是我们最富有的理事之一，捐赠给救济院大笔的款项来支持我们。我没有权利说出他的名字，他曾特别要求隐去名字的。”

杰瑞莎的眼睛微微地睁大了一些，她还不习惯于被召唤到办公室里来和一位舍监谈论某某理事的古怪之处。

“这位先生一直对我们的几个男孩子很关注，你记得查理·本顿和亨利·弗瑞兹吧？他们都是被……嗯……这位理事先生送到大

学去的，他们都用辛勤工作来回报这位先生，收入大幅度地增加了。别的回报这位先生并不想要。迄今为止，他的善心是单单给了男孩子们，我从来没能让他对这里的女孩子们提起一点点的兴趣，不管是多么好的姑娘。我可以告诉你，他是不关心女孩子的。”

“是的，太太，”杰瑞莎诺诺地说，这个问题好像是等待着她的回答的。

“今天在例会上，提出了有关你的未来这个问题。”

李佩特太太沉默了片刻，然后用一种极端平静缓慢的语气来测试她的听众突然紧绷的神经。

“通常，你知道的，孩子们十六岁以后就不能留在这儿了，但在你身上破了个例。你十四岁时就完成了我们的课程，你学习很不错——但并不总是这样，我必须说，你的操行没有学习好——它让你继续在村里的中学上学。现在课程结束了，当然救济院就不能继续支持你了。就是这样的，你比最长时间还多待了两年。”

李佩特太太忽视了一个事实：杰瑞莎在这两年内为她的理事会努力辛苦地工作，救济院一直排第一，第二位才是她的学习，那些日子就像今天一模一样，杰瑞莎在救济院里做着大量的清洁工作。

“我说过了，关于你未来的问题被提出来了，讨论了你的记录——彻底地讨论。”

李佩特太太用责难的眼光对坐在被告席上的犯人施加压力，





犯人看上去很愧疚，因为似乎是应该这样的——而不是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记录里有惊人的污点。

“当然了，以你的位置，通常的处理是安排一个职位让你工作，但你在学校的时候有些学科很不错，甚至，你的英文课非常的优秀。普丽切特小姐，她在管理委员会里，也是学校的理事会成员，她曾经和你的修辞学老师谈过，说了一大通你的好话，因为她看过你写的一篇叫‘蓝色星期三’的文章。”

这下杰瑞莎愧疚的表情不再是假装的了。

“这让我感觉你在嘲笑这个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情的救济院方面有点天赋，要是你没有设法这么逗乐的话，我怀疑会不会有人原谅你。但幸运的是，那位先生，理事先生，刚刚走的那个，表现出了过度的幽默感，因为这篇无礼的作文，提出要送你上大学。”

“上大学？”杰瑞莎的眼睛瞪大了。

李佩特太太点点头。

“他等着跟我了解些情况。这些人有点不同寻常，那位先生，我可以说，很古怪。他相信你很有创意，他准备培养你当作家呢。”

“作家？”杰瑞莎的心失去了感觉，她只能重复李佩特太太的话了。

“这是他的愿望。是否是这么回事，将来会看到的。他给了你相当慷慨的一笔助学金，几乎，对一个从来没有处理金钱经验的女孩子来说，太过于慷慨了。但是他把事情的细节都计划好了，

我感觉似乎根本不能提什么建议了。这个夏天你还是在在这儿，普丽切特小姐好心肠地提供给你全部的装备，你的膳食以及学费直接由他付给学校。在大学的四年里，你会收到一些额外的钱，每个月三十五美元，作为回报，你每个月写封信，这——不是谢谢他给的钱，他不在乎你提不提这个，而是写一封信告诉他你学习的进展，还有生活的细节，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父母还活着的话，你写给他们的某种信。收信人叫约翰·史密斯，他的秘书会转送这些信。这位先生的真名不叫约翰·史密斯，但是他宁愿别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对你来说，他就是约翰·史密斯。他要你写信的原因是，他觉得没什么能比写信更培养人的文学表达能力了，既然你没有家庭可以通信，他就想让你这么写。同样，他也希望能得到一些有关你的进展的消息。他不会回你的信，也不会对它们特别的挑剔。他讨厌写信，但不希望写信成了你的一种负担。如果有什么问题很紧急，有必要回答你——比如你被开除，我相信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你可以和他的秘书葛洛格先生联系。而对你这一方，这些信件则是绝对义务，这是史密斯先生唯一的要求。因此，你必须要把这些信当做要按时支付的账单一样准时地送出去。我希望你在语气上一直能保持恭敬，这会反映出你所受的教育来。你必须得记得，写信给约翰·格里尔之家的理事。”

杰瑞莎的眼睛急切地寻找着门，她的脑袋在一阵阵兴奋的眩晕之中，这一会儿，她只希望从李佩特太太的陈词滥调中逃开，然后思考。她站起身来，犹豫不决地倒退一步，李佩特太太用手





长腿叔叔

势阻止了她——这是个不可多得的宣讲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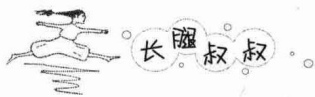
“我相信你对这种降临在你身上的罕见运气怀有恰当的感激！不会有很多女孩子有这样的好福气的。你必须永远记住——”

“我——是的，太太，谢谢您。我想，要是就这样了，我就去给弗雷德的裤子缝个口袋。”

门在她身后关上了。李佩特太太咽下满腹被打断的唠叨盯着门，她的结束语还在半空之中悬浮着。

杰瑞莎·艾博特
写给长腿叔叔史密斯的信





September
9月24日

那位送孤儿上大学的好心理事：

是我。我昨天坐了四个小时的火车。很有趣，对吗？我以前从来没有坐过。

大学是最大、最让人混乱的地方了——每每离开自己的房间时我总会迷路，等我感觉没这么混乱的时候再给您细细描述一番。我还要告诉您我的课程，不过，要到星期一早晨才开始上课呢，现在是星期六晚上。但我想先写信给您熟悉一下。

给一个不认识的人写信感觉很怪——我一辈子也没写过三四封，所以，要是不合标准的话，就忽略不计吧。

昨天上午离开之前，我和李佩特太太有场非常严肃的对话。她告诉我以后要如何为人处世，特别是对一位做了这么多事的好心先生。我必须注意，我要尊敬那个希望人家叫他约翰·史密斯的人，为什么您不选个稍微有点个性的名字？我好比在给亲爱的拴马桩或衣服架写信。

这个夏天，我想象了很多很多有关您的事情，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个人关心我，对我来说，这就像我现在有了个家，就好像

我现在已经属于了谁，这是种很舒服的感觉。我得说，当我想象您时，我的想象力根本就没有起什么作用。这儿是我已经知道的三件事：

1. 您很高大。
2. 您很富有。
3. 您讨厌女孩。

我猜想我可以叫您“亲爱的怀恨女孩的先生”，但这似乎对我有些无礼；或者我可以称您为“亲爱的富翁先生”，但这似乎又对您很无礼，就像钱是您唯一重要的东西似的。而且，有钱这种事完全是一种外在质量罢了，可能您不会富有一辈子，很多聪明人在华尔街都破产了，但至少这辈子您都会很高大的！所以我决定叫您长腿叔叔。希望您别介意，这只是个私人昵称——我们不要告诉李佩特太太吧。

十点钟的钟声还有两分钟就要敲响了。我们的日子是被钟声分成一段段的，我们通过钟声来按时吃饭、睡觉、学习。时间总是非常有活力，我却总像一匹拉救火车的马。时间到了！灯熄了。晚安。

我一向严谨地遵守条例——这一切都归功于格里尔之家的训练。

您最恭敬的杰瑞莎·艾博特

于费格斯宿舍 215





October 10月1日

敬爱的长腿叔叔：

我爱大学，我爱您，因为您送我上大学——我非常非常的高兴，我很难入睡，每个时刻我都是如此的兴奋。您不能想象它和约翰·格里尔之家有多么的不同！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地方。我真替那些不是年轻女孩和不能来这儿的人感到遗憾。我敢肯定，当您还是个年轻男孩的时候，您的大学不会有这么好。

我的房间在一座塔楼的顶部。在新的医务所建成之前，它曾经是间传染病房。在这座塔楼里，同一层还有另外三个女孩子。一个大四了，她戴着眼镜，总叫我们声音轻一点；还有两个大一的女孩子，叫莎莉·迈克布瑞德和茱丽叶·拉特利奈·彭德莱顿。莎莉长着一头红发，翘鼻头，为人很友好；茱丽叶来自纽约一个隶属于最高社会阶层的家庭，她还没有注意到我。她们俩住在一起，我和大四的那个姑娘住单人间。一般来说，大一的学生是住不到单人间的，因为人很少，但是我却是还没去打听就分到了一间。我猜这是因为负责注册报到的人认为一个被正常地抚养大的女孩是不能和弃儿住在一起的。您看，这也有好处呀！